

15.06

张雪岩史料选编



用培源



91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选编

张雪岩史料选编

周培源

一九九一年四月

毕愿清 主编

中国民主同盟山东省潍坊市

寒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责任编辑 张道路 张中华

编 辑 王安贵

李文生 谢德平

ECSB/03

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毕愿清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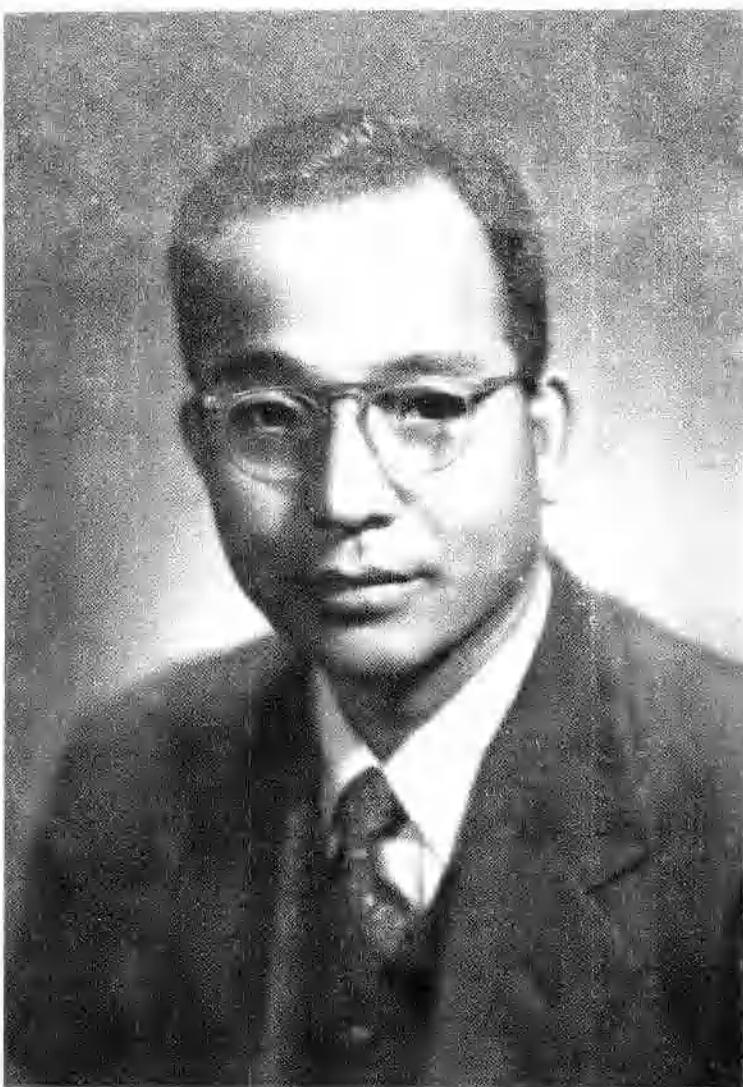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潍坊市

寒亭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50000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张 雪 岩

朱子衡与夫人



张吉昌年轻时在天津正记轮船公司时的留影



张吉岩 一九四一年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
学博士学位留影



张吉岩 一九四一年和美
国房东合影



张玉岩一九四七年在北京
与女儿张国华合影



张玉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自修室读书照



目 次

故乡人的怀念.....	赵洪君 (1)
九三学社创建期间的张雪岩.....	许德珩 (11)
张君岩博士和他的《田家》.....	田仲济 (14)
回忆老友张雪岩.....	崔德润 (24)
谈雪岩.....	薛 愚 (28)
祝贺《田家》复刊纪念张雪岩同志.....	董漠芳 (30)
《田家》的复刊.....	刘良模 (33)
君园《田家》.....	刘龄九 (36)
张雪岩的青少年时代.....	张松武 (38)
回忆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张菊魁 (43)
悼念我的父亲张雪岩先生.....	张国华 (46)
献给伯父.....	张中华 (49)
《田家》和它的读者往来.....	伊 华 (53)
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经过.....	赵紫宸 邓裕志 吴耀宗 张雪岩 刘良模 (62)
惊天动地的政协.....	张雪岩 (65)
基督教胜利了没有.....	张雪岩 (67)
由美兵暴行说到宗教信仰.....	张雪岩 (71)
基督教对白皮书为什么不讲话.....	张雪岩 (73)
农民要说话.....	张雪岩 (75)
从平津冻死人说到农民的冻馁.....	张雪岩 (77)

农民与国家预算	雪岩 (79)
庆新年哀国是	雪岩 (81)
由儿童节想到农村儿童	雪岩 (83)
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	雪岩 (85)
论功行赏农民第一	雪岩 (87)
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雪岩 (89)
怎样纪念国庆日	雪岩 (90)
给母校庆寿	雪岩 (91)
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	雪岩 (94)
正义之声	雪岩 (97)
哭国运 招国殃	雪岩 (99)
骆驼展望	雪岩 (102)
美总统的怒吼	雪岩 (105)
巴尔干大戰的瞭望	雪岩 (107)
为日美谈断正告美国当局	雪岩 (109)
正告英美两同盟	雪岩 (112)
论四國宣誓	雪岩 (114)
当心日本	雪岩 (116)
为什么打仗	雪岩 (117)
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	雪岩 (120)
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	雪岩 (122)
长沙三次大捷与中国之国际地位	雪岩 (124)
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	雪岩 (127)
纪念抗战五周年	雪岩 (130)
反对内战	雪岩 (132)
（附录）	新四军
（附录）	人民

欢迎张雪岩先生回国献词	徐建甫	(134)
美国见闻		
教育(二)中小学教育	雪岩	(135)
教育(四)社会教育	雪岩	(137)
教育(五)民众教育	雪岩	(140)
美国人的家庭(三)	雪岩	(142)
农民阅报的习惯	雪岩	(144)
独幕剧《春》	张雪岩	(146)

毛主席和九三学社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许德珩	(152)
文化界人士百余人发表为较场口		
血案告国人书	《新华日报》	(158)
张雪岩在较场口事件中的材料		(161)
张雪岩任《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资料		(164)
建设中国化的教会	邓裕志	(168)
担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九三学社社员名单		(172)
董漠菊的来信		(174)
张雪岩先生治丧委员会公告	《人民日报》	(175)
张雪岩年谱		(176)
后记		(179)

故乡人的怀念

——为《张雪岩史料选编》而作

赵洪君

到今年1月28日，我区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张雪岩先生，离开我们整整41年了。近几年来，随着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深入贯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联合周报》及有关书刊，都或发专文，或发有关他的文稿，对这位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人作了追述。张雪岩先生原籍是我区固堤镇大常疃村，他的人生之路，正是从这儿开始延伸的。因而，今日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同志，将有关他的回忆文章及自撰的一些文稿汇编成文史资料专辑出版，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张雪岩先生的生平及其事迹，书中所载的文稿已作了比较翔实的叙述，恕我不再重复。这里，我想仅就其一生思想的发展，做个简要的概括，以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他，也更好地了解旧社会寻求革命真理的不易，从而更加珍惜社会主义的今天。

张雪岩先生所走的救国之路是曲折的，也是极不平坦的。由于从小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底层——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而且家门寒微，一贫如洗，5岁丧母，17岁丧父，饱尝孤

苦，因而不满于统治者的腐败，不满于他们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压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仅是他走上救国之路的基础，远不是问题的全部。他曾十几岁就远渡重洋去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胜利后，中国这个战胜国得到的却是极大的不公和屈辱。他归来后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着他那颗年轻的心，“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这副他当时自撰的对联，既是他对三年欧洲之行的回顾，也是他壮志不灰的写照。因而，1928年他又辞去天津正记轮船公司的优越职位，再次去沈阳从军。沈阳之行落空后，他又回故乡入伍，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离开故乡李学成部的时候，他几乎丧命。之后，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走上了以科学文化救国的道路。为此，他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并获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曾创办《田家半月报》，并且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在这条路上，施愚同当时其他同道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细究起来，仍然有著许多独到的地方：①他通过大量的国外考察，意识到了科技文化对国家富强的重要地位及其实施的途径。他曾说：“以一般人民教育文化水准的高低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是非常准确的尺度。中国人民（尤其农民）教育程度太低，文盲太多，要在科学生产上赶上美英苏等强国，应把教育文化预算大大提高，积极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这样农业工业化才有希望，因为把现代生产机械交给不识字的农民运用，是绝不可想象的事。”（引自张雪岩先生1947年2月所著《农民与国家预算》一文）他还提出了教育必须联系社会需求，必须以造就人才为努力方向。1933年4月4日广文中学举办50周年校庆时，他曾写专文庆贺。文章中指出：“教育需要认识时代，了解社会的需要，造出的人才须是国计民生之利器，不应是贵族厅房里摆设的古玩！”“最后要庆祝的是她丰富的前途，她对社会国家和人群都负着无限责

任。她明日的子孙，是造福地方的中坚，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先锋。望她的事功和努力都能永获福寿康宁。愿她将来的生存是中华民族筑立在山东半岛的向将沉的黑暗神州放射光明的探照灯。黑暗变作白日，中华魂得以起死回生。”更为可贵的是，他借对美国的考察，早在四十年代就看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他写道：“近来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第二个新趋势，就是为避免已往爬梯子式的升学制度，致把农村青年大部拖走，因而闹出田园荒芜的恐慌现象，特在职业（特别是工、农及其它实业）方面加以注意。办法是除普通中小学应设科目外，亦就当地需要情形设职业科目，如系农区，当然注重农业科目，工业亦然。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使智力财力都能升学的学生，还可照旧升学，其余不能升学的，可早本自己特有的兴趣专习某业，以便由中学毕业后，可以参加专门职业，使人人得尽其所长，参加建设事业。”雪岩这方面的文稿还有很多，仅就他介绍美国教育的文章而言，起码是五篇，而现在能见到的却只有三篇了。但是，仅就目前所见到的这些而论，其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到，也是令人佩服的。他的某些观点，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仍有着其宝贵的借鉴之处。②他把科学文化救国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为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找到了极为广阔的天地。他在1946年11月16日出版的《田家半月报》上写道：“农民是人类最大的恩人，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靠农民的生产创造。就是最现代化最科学的机械工业，也全是依赖农民生产挖掘出来的原料。所以说农民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文化发展的源泉，一点不算夸张，丝毫不算过火。今天能有办法的人都集中到大都市里凑热闹，文化教育及一切经济福利的计划与设施，多半都为大城市里的这些有办法的人想。至于自古到今创造人类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文化进展的功德齐天的农民，倒被人们遗忘漠视甚至歧视卑视，这是多

么不应该的事。”同年，他在9月15日出版的该刊物的文章中还指出：“由八年抗战的痛苦经验中我们了解了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是一个农村大众文化水准提高的问题，新中国的国力潜在于这三万多人口中，倘若能将他们的认识水准普遍提高，能分辨善恶，了解是非，并能提高科学生产技能，提高生活水准，过合理的科学生活，农业工业化的口号自然可以逐步实现，把中国变成真正现代化科学的强国。”也正是基于此，他大倡文化下乡，“下乡吧，教员和学生，医生和护士，牧师和传道人，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家，分给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改善他们的生产技能，提高其生活水准，促进其健康的发展”。（详见同年11月15日出版的《田家半月报》张雪岩先生的言论稿件）他的这些主张虽然已经提出四十多年了，但迄今也仍不失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③他是科技文化救国理论上的工作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和社会活动家。从1934年8月在济南创办旨在普及科技文化的《田家半月报》，他前后为这个刊物操劳了16年。抗战期间，他曾远赴美国，一边留学，一边募捐、写作，以此维系自己的生活和支持《田家》。回国后，他一边为刊物操劳，一边在齐鲁、燕京大学任教，所得收入也大部用在了刊物的出版上。张雪岩先生虽然是学贯中西的社会名流，且一生从未停笔，但去世之时并未留下什么长物，后人自然也没有什么贵重的遗产可以继承。但是，他留给社会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在农民那里所播下的科学文化的种子，却是难以估量的。关于这一点，山东师范大学田仲济教授在他的《张雪岩博士和他的“田家”》一文中，还有更为翔实的叙述，人们于此可寻明证。④同其他科技文化救国论者相比，张雪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探索不仅限于此，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始终在他脑子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抗战期间，他时刻注视战争的进展，为国家和民族担忧，为抗战而奔波。他写的战事评论遍及欧

亚两个战场，一些科学预见大都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比如说，早在1941年11月15日出版的《田家半月报》上，张雪岩就以《为日美谈话正告美国当局》为题发表了专论，指出“如把事情完全揭穿，日前以美日交涉为中心的太平洋时局，是由于美国恐怕日本进一步侵略，所以想以外交交涉阻止之。交涉既开，自然希望能够获得妥协的结果。怕日本进一步侵略，是认为它还有力量。想和日本妥协，是认为它还有信用。假便如此，即为绝大误会。”

“美国的朋友们，别轻视狡猾的日本，她尝识透机微，利用这种避战心理，以顺水推舟的手法，穿上和平伪装，骗个‘埋头准备，待机而动’，那又何乐不为！”“眼睛明亮的美国当局，不至为其虚伪的风沙所迷吧。”但是，雪岩11月15日文章中就言明了的事，到同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完全证实。这里需说明的是，张雪岩先生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不是出于军事家的眼光，而是出于他深深懂得当时单靠科技文化救不了战火中的祖国，只有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才能把普及科技文化的问题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雪岩先生曾有过一段想施展抱负的短暂快感，但不久又为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所粉碎了。也正是在这时候，他同许德珩等一起，创办了九三学社，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在1947年8月1日所写的题为《出版十四周年》一文中说：“本报出版已是14个年头，14年里在民族抗战救亡的解放大运动中，本报对发扬真理，启发民智，也曾略尽绵薄，虽因此吃了不少苦处，但终能争到最后胜利，所以也尝到了‘苦尽甜来’的美味，可惜好梦不长，转瞬逝去，以目前自暴自弃的混乱情形与过去和平建设富强康乐的美丽梦想一比较，真有一场恶梦之感。因为实际是强变成了弱，甜变成了苦，光明变成了黑暗，以此把所有希望全葬送在失望中。”之后，1948年

7月15日他在《骆驼展望》中写道，“人类要相谅相爱，才能和平相处，但达此目的，却非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实现真正以人民为主的民主政治不可。”并指出“这已是人民的世纪，人民应做主人，主人能运用其应有的法权人权，平等经济与和平互爱的民主政治都会实现”。这一切都表明，加入九三学社后的张雪岩，思想深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发动内战，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和虚伪的文明，已有所认识，并投入了反美反蒋的斗争。他所写的《由美兵暴行说到宗教信仰》、《基督教对白皮书为什么不讲话》等重要文章，都可以说说明这一点。他1948年再次赴美，完成横贯北美的旅行讲演，更是他到美国家门口掏心的壮举。因而，此行中尽管他以基督教徒身份四处活动，“还是蒙受了辱骂、殴打乃至驱逐的灾祸。但是，在如此磨难之中，张雪岩并没有败志，他自美国寄回的文章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无限欣喜地写道：“本报为此（迎接富强康乐新中国）已有十二年计划，为了实现富强康乐的新中国，还有无数个十二年计划在前等着，负荷沉重，前程远大，读者们，牵引并鞭策着我们走呀！”“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朝三万万多教育科学落后的农村人民知识提高科学前进，因而健步飞跃建设一个一等现代自由平等富强康乐新中国，其对世界和平和大同文化的影响，必定大到不可思议……北美基督教联合会对本报十二年计划，已有五年支援的经济决定，这是本报在发扬中国农村文化上所得到的具体的国际影响。”也正是在这时候，据董漠芳回忆，蒋介石托人转告雪岩，要他赴台，他对此断然拒绝，而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回国以普及科技文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出力的道路。回国后，党对这位为国家和民族奋斗几十年的爱国人士，给予了很高的礼遇，推荐他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一届政协会议，参与了我

们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遗憾的是，正当他全力以赴去为其长期理想而奋斗的时候，病魔于1950年1月28日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年仅49岁。这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尽管张雪岩先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仍不失是一位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虽然雪岩先生所经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给我们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却仍有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他极端热爱自己的祖国。就他的才华和影响而论，在当时他完全有条件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留居国外，去过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侨居外国铺路，而是为拯救祖国寻求良药——用他自己所同意的话说叫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思想。尽管他的理想因其过早地去世未能全部达到，但他还是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在全国一届政协会议期间，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盛赞“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桩硕大无比的新创作，就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这个大团结的革命，进步和创造形成的力量，一定是伟大无比的”；他看到了民主的实现，说“事情不论大小，没有不是本着‘事事协商，反复讨论’的原则和精神进行的，所以每件事非求得最后一致的协调，是决不放松的”，“大会中一切坦白和协商，可以看出真民主的意义来”；他寻到了真正的革命真理，说“所以有这样空前伟大的胜利和成功，主要是由于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和共产党高深的修养与宽大的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和建设进步的保障”。其次，他敢于为民说话，为真理和正义作声，决不为任何反动势力所压倒的精神，确实令人折服。即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动摇。他说：“我们不